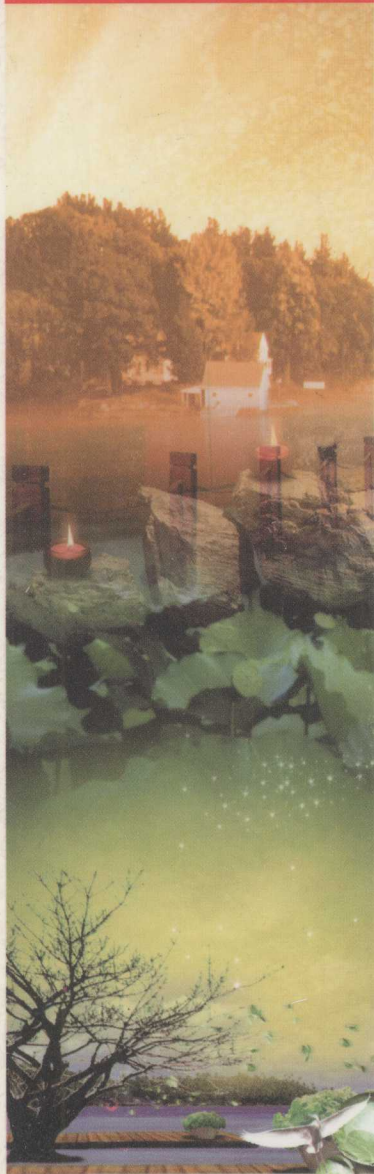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最具中学生人气的
微型小说名作选



◎ 谢志强 著

外婆点亮煤油灯

我会唱很多歌，《小燕子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……他们鼓掌，我一支接一支地唱，不累。可是，晚了，都回去睡觉了。我害怕灯一吹灭，我会消失在黑暗里。

吹灭了灯睡觉，漆黑一片，仿佛墙壁的界线也没有了，我躺在一个漂浮在茫茫大海的小船里。我闻着外婆的气息，我想，我们正在往有灯的地方漂。

古镇的规矩
逃跑的腿
牵线木偶
超负的城市
享受错误
其实我也这么想
欢乐的家庭
哑巴补鞋匠

東 方 出 版 社



最具中学生人气的
微型小说名作选

0224457

外婆点亮煤油灯

◎ 谢志强 著

東方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婆点亮煤油灯/谢志强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8.4
(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微型小说名作选)

ISBN 978-7-5060-3100-4

I. 外… II. 谢… III. 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8512 号

外婆点亮煤油灯

WAIPO DIAN LIANG MEIYOU DENG

谢志强 著

丛书策划:东 方

策划编辑:刘智宏

责任编辑:刘泽刚

特约编辑:村 流

封面设计:红十月设计室

出版发行:东方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 编:100706

邮购电话:(010)65181955

印 刷:北京威远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版 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13.5

字 数:226 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5060-3100-4

定 价:28.00 元

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外婆点亮煤油灯	/3
皮靴	/6
一片白云	/8
半支蜡烛	/10
活宝	/12
甘甜的井水	/14
阿婆的心思	/16
一盏马灯	/18
鲜花盛开的庭院	/20
诺言	/22
一片绿叶	/24
纪念一个孩子	/26
探亲	/29
巴哈尔	/31
小山的分量	/33
源	/35
精神	/37



我头顶那一盏灯	/4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老鼠	/43
英雄事迹	/45
少年	/47
喊贼	/49
门帘子	/51
一袋稻子	/53
一个没来过教室的同学	/55
黑子	/57
小哑巴	/59
生瓜蛋	/61
第一堂地理课	/64



身份	/69
高空盒饭	/71
古镇的规矩	/73
驼背	/76
耳朵	/78
逃跑的腿	/80
名字	/82
羚羊寻父	/84
牵线木偶	/87
超负的城市	/89
享受错误	/92
腹唱	/94
寻根	/97
居高临下	/99
城市的鸟	/102
长翅膀的小女孩	/104



其实我也这么想	/109
小松树	/111
遥控	/113
失去儿子的老人	/115
鸟之家	/118
两只小鸭子	/120
欢乐的家庭	/123
桃花	/126
哑巴补鞋匠	/128
陆地上的船长	/131
古钟	/133
牛犊	/135
虎虎虎	/137
蚂蟥	/139
杨梅	/142



雪天胡杨	/147
峡谷	/150
黄羊泉	/153
呼唤	/156
黑狗	/158
绿色头羊	/160
青春果园	/163



羊膻味	/165
失踪	/167
沙漠里的西瓜	/169
猪后腿的肉	/171
小黑驴	/173
老马	/176
邪恶的房子	/178
相遇	/181



醉蜂	/187
小男孩	/189
蒙蔽	/191
玄象琵琶	/193
无尽的蚕丝	/195
河畔奇遇	/197
唤醒	/199
仿照	/201
吹笛人	/203
艺术的魅力	/205
斜殿	/207
虎须	/209

心中

那盏灯





我不是忘了关灯。整个晚上我都开着灯，不开灯我就睡不着。

我一定要选择这个宾馆住。说起来，你恐怕不相信，这个宾馆的原址，就是我小时候的家，我躺在我小时候的院子所在的地方。

我能想象出原来老式院子的格局。三进。进了院门，左边一间是我家的房子。我和外公外婆一起住。整个院子住了十几户人家，我还记得每一家的姓名，特别是小孩。

十几户人家都有电灯，唯独我们家点煤油灯，有玻璃罩子。晚上，我很害怕。油灯火苗很小，被罩在里边。有风了，甚至有人走过，火苗都会晃动。一摇一摆，我担心火苗会灭掉。

我特别喜欢夏天，天热了，各家各户的大人小孩都到院子的天井纳凉，有很多跟我一般大的小孩。那年月，没有录放机、音响、喇叭。大人喜欢听我唱歌。我一点儿不害羞，我说唱啥。他们说你会唱啥就唱啥。

我会唱很多歌，《小燕子》、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……他们鼓掌，我一支接一支地唱，不累。可是，晚了，都回去睡觉了，我害怕灯一吹灭，我会消失在黑暗里。

我和外婆睡一张眠床。那时，没有自来水，出一角钱，挑水的会挑来水倒进屋檐下的水缸里。外婆难得洗澡，身上散出老年人的气味。我闻惯了那可靠的气味。我还是盼望有亮光。我想着别人家的电灯。

我还不懂事，催外公外婆安装电灯。外公外婆说过了年再装电灯。我要做家庭作业，煤油灯摆在我面前，外婆坐在我对面眯着眼缝补衣裳。好像靠近了会把亮光吸收过去，她离得很开，看起来很费劲，简直在寻找针脚。外公守在旁边，好像帮助我们出劲。外公外婆的身影投在发乌的墙壁上，两个不同的奇大的剪影，固定住了一样。灯苗一跳一晃，似乎有个看不见的人在



作怪。

吹灭了灯睡觉，漆黑一片，仿佛墙壁的界线也没有了，我躺在一个漂浮在茫茫大海的小船里。我闻着外婆的气息，我想，我们正在往有灯的地方漂。早晨起床，另一半床总空着了，我能闻到大饼油条豆浆的气味，外婆差不多要唤我起床了。

可是，那天，外婆还躺在我旁边。我以为还早呢。不过，窗纸已有太阳的亮光。有时候，我会望着窗户看很久。我会想，晚上太阳跑到哪儿去了？月亮光很冷，很远。月亮升起了，我又要沉入黑暗了，反正，外婆要吹灯催我睡了。早晨起来，我鼻子里都熏满了煤油的黑烟。电灯不会冒黑烟。

那天，我察觉我要迟到了。我推推外婆，说我要迟到了。外婆没动。我发现不对劲儿。我喊外公。外公正睡回笼觉，上半夜热，他睡不着。

外公过来一看，立马就出门去找人。我没看见过外公步子那么仓促。我还不知道出事了。邻居小外婆（我这么叫她）赶来，说：阿珠，你赶快剥桂圆。

桂圆是小外婆拿来的一捧。我剥出几枚桂圆肉。小外婆用开水泡了，吹吹凉，说：阿珠，快，给你外婆喂桂圆汤，不喂就来不及了。

小外婆抱起外婆的后背，我用调羹送到外婆的嘴唇。小外婆指示我外公：掰开嘴，不吃进，到了那里说话就说不圆了。

我问：我外婆要到哪里去？

小外婆说：你外婆吃了桂圆，到了那里能把话说圆，就不会遭罪。

桂圆汤滴流出嘴角。小外婆接过我手里的调羹，把外婆的身子放平些，喂了一调羹，没溢出来。她舒了一口气，说：你外婆一辈子嘴笨，到了那里，能把话说圆了。

我哭起来。外婆躺在我面前，可是，她走了。我不是伤心地哭，我是害怕。因为，天黑下来时，外婆能在黑屋子里拿到火柴（她的手像长了眼睛），擦亮，像把煤油灯救活了一样，亮光充满了屋子。她会把灯摆在桌中间，说：阿珠，你好写字了。这时，外婆不做啥活儿，就坐在我对面。她不凑近，却看着我做作业。外婆不识字，可是她好像认识那一个一个出现在方格里的铅笔字。灯苗晃了，她会用扇子去遮护。再热，她也不在我做作业时扇扇子。灯苗一晃，我就觉得屋子里还有一个人，我看不见。那个人不是陪坐在外婆旁边的外公。

小外婆说到我外婆要去的那个地方，我就想到屋子里那个我看不见的

人。他想把灯苗扑倒。我觉得灯苗像个跳舞的小姑娘，看着灯苗，我心里就想唱歌。外婆知道什么时候该点亮灯。我想，外婆走了，屋子没有亮光了。我害怕。我拼命地哭。院子里的大人一批一批地来问候。

我知道我的哭声响遍了三进的院子。

院子里的大人进进出出忙乎着。我看见一口棺材。我已经哭不出声来了。我听见外公在屋子里摸索，好像有木器翻倒，碗碟磕碰什么的。外公在找什么。过了许久，我听到擦火柴的声音，火柴在盒子上的摩擦，轻了，重了，终于，一亮，那亮接近煤油灯。火苗在舞。玻璃罩子套住它。

外公说：阿珠，你睡我那张眠床。

我去想，点灯的是外婆。可是，我看见地上的棺材。

外公躺在原来我和外婆那张床上。他说：阿珠，我吹灯了。

我说：外公，不要吹灯。

我听到外公时不时地翻转身子的声音。大概哭累了，我渐渐入睡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惊醒，可能是没闻到外婆的气息，我喊：外婆。

外公说：灯油耗光了，外公在，你睡，太阳快出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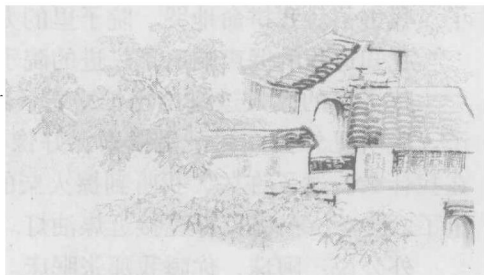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我害怕，屋子里，黑咕隆咚，我闻不到外婆的气味，我很害怕。

长大了，我睡觉，一定要开亮灯，这样，我心定。





皮靴



那天，皮靴匠艾合拜收到一张汇款单，既没有汇款人的姓名，也没汇款人的地址。他觉得蹊跷。起初他以为汇错了，可这户皮靴铺子的门牌号码却准确无误，而且这条街唯有他这一户皮靴铺子。这笔款的数额恰恰是两年前一双皮靴的价格。年底，他不得不取出了款，单独把钱放进一个小匣子里。他等待着钱的主人出现。

第二年，四月二十七日，他又收到同样数额的一张汇款单。他想想这三年，并没有客户赊账，或者预订靴子。他记起去年也是同一个时间收到的汇款单。他反复念叨这个日期，记忆里却一派空白。他已经五十出头了，可头一次疑惑：我是不是老了？小镇里，每一张面孔他都读熟了。而这个汇款人肯定是一个过客。他确实想不起了，他只关注自己的皮靴，极少去注意陌生客户的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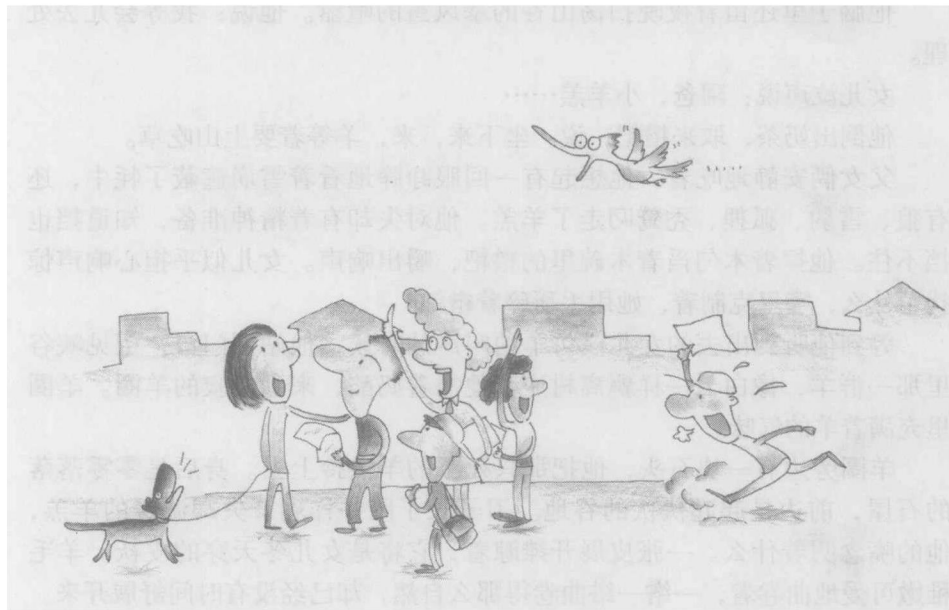
又一年的四月二十七日，他接到汇款单，他捏着汇款单不知如何是好。他说：要不，你帮助退回去。可是邮递员说：没有汇款人的姓名地址，怎么退？他说：是呀是呀。他自语道：要订购皮靴，也得写清号码呀。他仍旧将钱取出，小心翼翼地叠在小匣子里。他相信那个人一定会出现。

之后的两年，同样的日期，同样的数额，准确无误。然而，艾合拜期待的人却迟迟不露面。甚至，有时他常常瞅瞅街道的拐角，仿佛那个人正神秘地窥视着他。他挑选了一张质地最佳的皮革，挂在临街的墙壁上，一旦那个人出现，艾合拜便打算询问他的脚码，或许，那人要定做一双特别款式的皮靴呢。艾合拜正盼望着显示自己的手艺，他能从街道来往的人流中认出自己的手艺，像一个老人慈祥地望着无数的孙子孙女。

这年，仍是四月二十七日，邮递员塞给他一封信——汉语信。他连忙赶到镇里，请留一脸美髯的翻译读给他听，翻译穿的皮靴也是在他这儿订制的呢。

“敬爱的鞋匠：

请原谅，至今，我不知如何称呼您。当初，我在您这儿买下一双皮靴却忘记问您的姓名。我买靴子的情景您肯定记得起来吧？因为，我发现您的表情有点不悦，而我，反反复复检查皮靴的每一个部位，这大概伤了您的自尊。实践证明，您是这个世界上顶呱呱（维吾尔语该叫亚克西吧？）的皮靴匠。您说：出了毛病我不要你一分钱。不过，您不知道，这双皮靴不能出一点麻烦呀。我这里真诚地感谢您，这双皮靴救了我们——我们三人组成的探险队。我们横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——塔克拉玛干，有人译为‘进去出不来’，有人译为‘过去的王国’——我们却走进这‘过去的王国’，出来了。不过，我们差一点出不来了。我的两位朋友，因为断水，躺倒了。我凭着一线希望，翻过一座座沙丘，竟发现了一条干涸的河床里的一个积水潭。当时，我用了您制作的皮靴盛了水——它滴水不漏。我们走出了沙漠。那天，是四月二十七日。每年的这个时间，我都想念您。我将您的皮靴搁在玻璃橱里。我已经无法来拜访您了，我是多么想再看看您那个皮靴铺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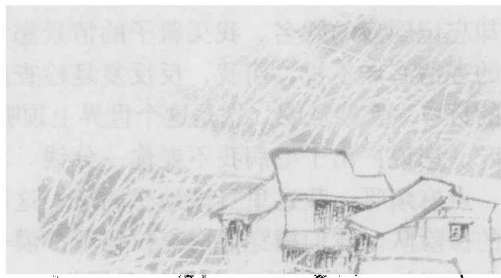


外婆点亮
煤油灯





一片白云



他欣喜地听着从羊圈传来的羊的叫声。他蹲在靠墙的地炉旁边，清出昨晚烧过的余灰，然后，用松枝和牛粪点起火，炖上铜壶。水隐约地吟唱的时候，他掰了块砖茶丢进。轻烟暖和着屋子。

这时，屋外响起急骤的脚步声，渐渐近了，门框里出现女儿一张惊惶的脸。女儿哭着，说：阿爸，我那只小羊羔死了。

他关注着炉里的火，表情平静，说：嗯。

女儿说：昨晚它还欢蹦乱跳呢。阿爸，它硬得像块白石头。

他脑子里还留着夜晚扫荡山谷的暴风雪的喧嚣。他说：我等会儿去处理。

女儿泣声说：阿爸，小羊羔……

他倒出奶茶，取来糌粑，说：坐下来，来，羊等着要上山吃草。

父女俩安静地吃着。他想起有一回眼睁睁地看着雪崩遮蔽了牦牛，还有狼、雪豹、狐狸、秃鹫叼走了羊羔。他对失却有着精神准备，知道挡也挡不住。他捏着木勺舀着木碗里的糌粑，嚼出响声。女儿似乎担心响声惊扰了什么，嘴里克制着，她用手掰碎着糌粑。

等到他听到出去的女儿模仿羊的叫声的时候，他站到门口，望见峡谷里那一群羊，像白云一样飘离村庄。他嚼着奶酪，来到空寂的羊圈。羊圈里充满着羊的气味。

羊圈旁边有一块石头，他把那只死了的羊羔拎上去。身后是零零落落的石屋，前边是起起伏伏的谷地。刀子长了眼一样剥开失却温暖的羊羔，他的嘴念叨着什么。一张皮展开摊晾着，它将是女儿冬天穿的皮袄。羊毛稚嫩可爱地曲卷着，一绺一绺曲卷得那么自然，却已经没有时间舒展开来。

先是听见乌鸦的叫声，像是被风吹乱了的乌云。他知道，它们冲着羊羔来了。阳光里，肝脏、肚肠闪耀着新鲜的光泽。还有凝固的血。他用泥

土搓洗着双手。乌鸦迈着试探的步子往他这边徘徊。

随后，高阔的蓝天，出现一个斑点。慢慢地，他眼前的地上一个偌大的影子移动，秃鹫展着巨大的翅膀已逼近他头顶的天空，稳稳地滑翔着。他甚至看见了秃鹫那炭火一般的眼珠。

他卷起羔皮回屋。背后一片乱乱的鸣叫。乌鸦躲闪开了。不知哪儿又赶来几只秃鹫，俯冲下来。他看见一只秃鹫倾斜着翅膀冲下来叼走了一根骨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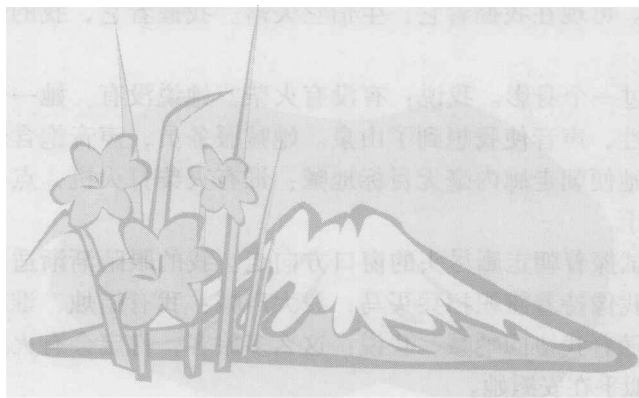
他把羔皮钉在门前的墙壁上，回屋取了锄头准备去田地。苍蝇已敏感地飞来，去叮那留着血迹的羔皮。他走近，羔皮已微微缩皱。苍蝇惊慌飞开，却近近地乱舞。

午后，村里一位朋友来他家。喝着奶茶，俩人偶尔说句话，更多的时间是沉默。似乎过去的岁月，还有眼前，往后，已在无言的默契中交流着。朋友想起了什么事，起身走。他送到门口，说：明天我去你那儿。回身，他收起了墙上那张羔皮。

峡谷，一边阴，一边亮。他走到村边，好像一天的力气都积攒到这一刻，喊得悠长而粗犷。那喊声碰着对面的悬崖，反弹回来，又返回去，一来二去，同一个喊声，回荡之间，弱下来，仿佛他不止喊了一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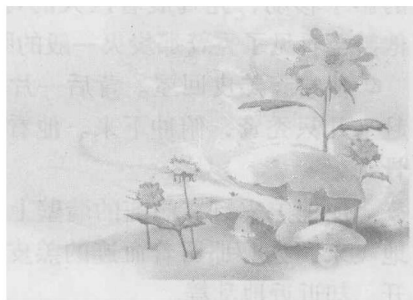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儿，他女儿的回音穿过峡谷飘了过来，如同和声，那么自然地承启了两个人——父女的声音，一唤一应，灌满着峡谷。峡谷小心翼翼地收集起它们，恢复了那辽阔的平静。

转眼，一片白云在峡谷那边飘出来，女儿赶着白云。谷底银亮的河像一条哈达。渐渐地，母羊和小羊相互寻找、呼唤的声音响过来。他一脸的皱纹里沁出笑意，因为，他听见了女儿模仿羊羔的叫声。





半支蜡烛



那天出差，我来北方一个陌生的小城市，投宿在一家普通的旅馆。进进出出的，都是陌生面孔。

房间内有三个床位。入晚，仍是我一人，我担心着随时可能闯进一个陌生人来。我看着电视，荧屏一闪一闪换着人物，很频繁。我略为轻松了。蓦然，荧屏内热热闹闹的人群没了影儿，室内一片漆黑，像隆重的舞会一下断了电。楼外的灯光也消逝了。整幢楼传出惊愕的呼叫。

我摸近写字台，拉开抽屉，捏住了空荡荡的抽屉一隅的半支蜡烛。这是我进入这个房间时，无意中发现的秘密。

半支蜡烛，很细很圆，也很凉。它躺了不知多久，几乎被遗忘了，连服务员清理房间时也忽视了它的存在。我没有火柴，便捏着蜡烛，走出房门。能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一扇窗口外边朦胧的夜色。走廊内一片混乱，开门声、脚步声、召唤声。显然，大家都没料到断电。

于是，我想，我手里的半支蜡烛已有些年月了——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。可现在我握着它，生怕它失落。我握着它，我的体温通过掌心温暖了它。

迎面闪过一个身影。我说：有没有火柴？她说没有。她一开口，我才知道是个女性，声音使我想到了山泉。她喊服务员，声音饱含恐慌。我说我有蜡烛。她便朝走廊内毫无目标地喊：谁有火柴打火机，点个亮。她仿佛向人间呼吁。

我继续试探着朝走廊尽头的窗口方向走。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突然降临的黑暗。我像持着旗帜招兵买马，我大声喊：我有蜡烛，谁有火柴？那个女性也尾随着我协同呐喊。我说：这么多旅客，肯定会有火柴的。似乎自言自语，似乎在安慰她。